

# 謎境 · 溪洲城

揭開溪洲的面紗



# 《目錄》

《楔子》	4
《溪山行旅途》	5
《墾荒紀事》	20
《相思花海、十里三坑》	33
《祖師公的子民》	47
《炭礦人生路》	61
《水的美麗與哀愁》	77
《歷史傷痕》	105
《歹命練就豁達》	121

# 《楔子》

英卉常常往來台北跟新竹，除了高速公路外，最常走的就是台4線。這天，她剛從台北下來，連日來的操勞，讓她開車的時候精神狀況也不太好。於是，她決定找個地方休息。剛從崁頭下來，她把車子往右邊開去，然後轉入一個紅色牌樓，上面大大寫著三個字：福山巖。

「去廟宇那邊把車停著，然後休息一下再出發吧！」英卉想：「這樣應該比較安全。」停好車後，原本打算在車上睡覺的她，卻鬼使神差地走下車。接著，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悠閒感，竄入了她的身體當中。彷彿有人對她說：「妳終於來了！」對！她終於進來了。

# 《溪山行旅途》

北宋的畫家范寬的《谿山行旅圖》中，描繪出溪流與山嶺間的氣勢磅礴與行人的閑適；對於溪洲來說，溪與山就是溪洲的全部；大漢溪與溪洲山給了溪洲人恩賜，也帶來了災難；因此，就從大漢溪開始談起，來一趟「溪山行旅途」。

## 大漢溪身世

英卉漫步在福山一路上，看到一個招牌上面寫著：溪農咖啡廳。

「這裡居然有咖啡廳。」英卉心想：「來去喝一杯美式，看能不能提神。」

一進入咖啡廳，一聲「歡迎！」讓她往吧台看了一下，是一個大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正笑著對

她說：「今天想要喝點什麼呢？」

「來杯熱美式吧！」英卉點完咖啡後，隨意地找了地方坐了下來。

幾分鐘後，年輕人端著咖啡走到英卉旁邊，把咖啡放到英卉面前的桌上，笑著說：「第一次來溪洲嗎？」

「嗯。」英卉隨意地答道。

「需要我幫你介紹一下溪洲嗎？」

「嗯...。」

英卉有點不想聽，但她拒絕的話還沒有說出口，對方已經開始講話了：「我姓奚，叫做奚光榮，我爸是土生土長的溪洲人，人家都叫他溪洲伯。

「你知道嗎？溪洲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喔！」

「哦～哪裡特別了？」英卉吐槽地說。

但奚光榮完全就是自來熟，而且神經還很大條，完全聽不出來英卉在吐槽他，聽到英卉這樣問，以為對方很有興趣，於是開始喋喋不休地說：「過去大溪叫做舊名大姑陷 TAKOHAM，這個字在泰雅族語中是「大水」的意思。不過後來漢人認為「陷」字不祥，改成大姑崁溪。

李騰芳中舉後，因其為中舉這件事在過去的年代屬於科甲功名，於是又將大姑崁溪改成大科崁溪；劉銘傳擔任巡府時，又將科字加上山頭，易名為大科崁溪。日本統治時期，為求上下游名稱一致，於是將大科崁溪改成淡水河；直到國民政府來台，才改成如今的大漢溪。」

「你懂得還真多。」

「我是溪洲人啊！」奚光榮笑拿出手機，只著手機上的地圖說：「大漢溪的上游稱為塔克金溪（泰崗溪），它的發源於品田山北麓；塔克金溪位於新竹縣尖石鄉境內，向西流經司馬庫斯、鎮西堡後，在秀巒跟薩克亞金（白石溪）會合後稱為馬里闊丸溪（玉峰溪），馬里闊丸溪往北後在宇老跟玉峰間轉向東行，到了下巴陵時跟三光溪會合，這時候才開始稱為大漢溪。

跟三光溪合流後，大漢溪就一路向北，到了羅浮附近又拐向西行，到了石門山後轉向東北方向，在新莊、板橋、三重附近與新店溪匯流後，才叫做淡水河。從新竹尖石鄉到桃園復興、再從復興經過大溪到新北市三峽、鶯歌、樹林、板橋、新莊、三重、台北市社子、八里、淡水，最後流入台灣海峽，這是我們所認識到的大漢溪。」

奚光榮停頓了一下後說道：「但在十幾萬年以前，大漢溪並不是這樣流動的。」

「蛤？」英卉開始有點興趣了：「不是這樣流，那是怎麼流？」

奚光榮笑著說：「十幾萬年前，當時台北還沒有陷落成為盆地，而桃園與林口也沒有隆起成台地，這時候古大漢溪從石門山南邊流過，經由現在的鳳山溪進入台灣海峽，大約在目前的湖口、關西、新埔一帶形成古石門舊沖積扇。」



(圖：古大漢溪舊河道：鳳山溪、社子溪、老街溪、南崁溪。)

「後來因為湖口台地隆起，因為水往低處流的關係，古大漢溪開始北移，而原本的鳳山溪就成為斷頭河，失去源頭的河流，水量相對變小，也容易形成沖積平原，所以鳳山溪與頭前溪形成了新竹平原。

三萬多年前，一場地質運動造成古大漢溪的沖積扇隆起成桃園台地，加上台北盆地的陷落，形成了兩百多公尺的落差，原本地勢較低的新店溪擁有強大的向源侵蝕作用，穿過鶯歌、大溪，襲奪了大漢溪，於是形成了社子溪、老街溪、南崁溪等斷頭河，這些河流因為失去源頭，水量變小，甚至會有枯水期，於是先民開始利用地形建置埤塘，以利灌溉，最後桃園形成『千埤之鄉』。」

「這就是桃園那麼多埤塘的原因啊！」英卉第一次聽到這些事情。

「對啊！」奚光榮笑著說：「因為舊新店溪的向源侵蝕作用，切穿了三峽鶯歌的山地，也因此造成了大溪著名的河階地形，其中第一個河階地形就是在溪洲。」

「大漢溪行經溪洲前，分流成兩個河道，一條是現有河道，另外一個河道則是現在的沈澱池，也因此，過去溪洲人要外出採買或上山時，都必須要「撩溪」過河，大漢溪成了溪洲的護城河，但某種意義上，也把溪洲人關在了這片沙地上，形成了桎梏。」

「嗯。」英卉喝了一口咖啡後說：「那座山呢？」她指了指外面的溪洲山。「那座山叫什麼名字？」

## 加里山脈溪洲山

「那是溪洲山，是小百岳之一。過去曾經發現煤礦，而且也有開採。」奚光榮說道：「有地質學家認為，溪洲山屬於加里山山脈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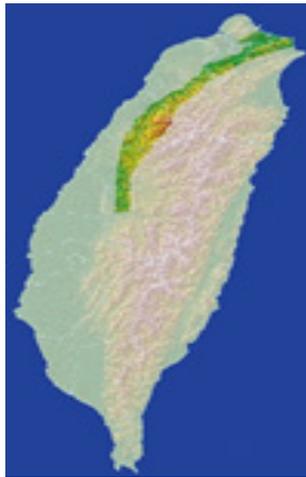
「小百岳？加里山山脈？」英卉說道：「我只聽過阿里山山脈。」

「妳很厲害耶！居然知道加里山山脈跟阿里山山脈有關係。」奚光榮高興地說道。

「我並不知道。」英卉心想。

這時候奚光榮點開手機內的台灣地圖，對著英卉說：「我之前其實也不知道什麼是加里山山脈，後來我們在採訪過程中，遇到大溪文史達人廖明進校長，才知道原來溪洲山屬於加里山山脈。」

妳看這裡，從台中以北，中央山脈跟雪山山脈的西側，有一道山脈，通常被歸類在中央山脈或雪山山脈，但有些地理學家並不認同。五十多年前台大地質系教授林朝榮沿用日本學者的看法，就地質學上來看，西部這些山地屬於西部衝上斷層跟雪山山脈、中央山脈地質都不一樣，所以應該要獨立出來；所以以濁水溪為界，以北的稱為加里山山脈，南邊的就是大家熟知的阿里山山脈。」



(圖：加里山山脈示意圖。)

「原來如此。」

「根據學者的研究，加里山脈應該是從鼻頭角開始，從瑞芳往西南方向走，經過新店、三峽、大溪、新竹、苗栗、台中，最後到達南投集集。如果我們就這樣來看，會發現這個山脈上有很多產煤的地方，像是瑞芳、九份、金瓜石、三峽、大溪、關西、南庄、集集，而溪洲山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的礦區，圍繞在溪洲山的礦區就有三、四個。」

「長知識了，我還不知道這邊以前是有產煤。」  
英卉感嘆地說。

「溪洲山除了有煤礦之外，過去還是溪洲人撿樹枝燒柴火的地方，而且早期溪洲山上有樟木、有相思木，所以也有人在這邊製作樟腦、木炭等小型產業。」奚光榮有點感嘆地說：「後來這些都

沒落，也越來越少人知道了。但不管是溪洲山、大漢溪，其實都是溪洲的惡夢，也是禮物。就自然資源來說，溪洲都不算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方，剛開始的時候甚至有種窮山惡水的感覺，但我們的祖先還是選擇定居下來，並且開闢了一片荒地，變成了一塊又一塊的良田。」

## 窮山惡水先民來

「怎麼說？」英卉問。

「溪洲算是沖積沙洲，但水一直是沙洲最大的問題。」奚光榮笑著說：「水要嘛不來，要嘛就是大水橫流，所以能夠好好在這邊定居，祖先們花了很多的功夫。」

「嗯。」英卉笑著說：「我也這樣認為。」

「其實，這邊早期並不是漢人的地。」

「哦？」

「溪洲原來是平埔族的地，也是清朝政府賜給平埔族的養贍埔地。」奚光榮說道：「林爽文事件之後，因為平埔族協助平亂，加上清政府想要吸納平埔族作為民兵，所以就將一些土地賜予平埔族的首領，也就是養贍埔地；而溪洲就是因為這樣劃給了北投社的平埔族。但是，平埔族並沒有良好的耕作技術，於是就將這些養贍埔地轉租給了漢人，像是陳集成、陳賴章等墾號，而溪洲的開墾權早期是由林本源商號所擁有，我們祖先大多是後來遷入，向林本源承租土地，然後逐步在這邊定居。」

「原來如此。」歷史系畢業的英卉建議：「我覺得你們應該要把這些資料整理起來，要不然之後就沒有人記得這裡的歷史了。」

「我也是這樣想啊！」奚光榮苦笑地說：「但我只會說。」

「或許，我可以幫忙。」英卉微笑地說。

「真的嗎！那太棒了！」奚光榮興奮地說。

「但我現在有工作要去一趟關西，我們改天再約吧！」英卉從包包拿出了一張名片還有咖啡的費用，一併遞給了奚光榮，然後說：「那我先離開了。」接著英卉就離開了咖啡廳，前往關西會晤客戶。

奚光榮看著名片上寫著：珍藏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創意部黎英卉主編。

#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大漢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C%A2%E6%BA%AA>

台灣大百科全書《鳳山溪》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478>

維基百科《加里山山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9%87%8C%E5%B1%B1%E5%B1%B1%E8%84%88>

租稅制度

<http://163.17.213.10:8780/datu/c2-2-2-3.html>

地理教室，無國界

[http://lovegeo.blogspot.com/2019/10/blog-post\\_47.](http://lovegeo.blogspot.com/2019/10/blog-post_47.html)

[html](http://lovegeo.blogspot.com/2019/10/blog-post_47.html)

維基共享《加里山山脈位置略圖》

由 PeeIlden - 自己的作品,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2627159)

[php?curid=22627159](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2627159)



## 板橋林家

一週後，英卉又來到溪農咖啡廳。

「英卉姐妳來啦！」奚光榮打招呼。

聽到「姐」字的英卉，嘴角抽動了一下，然後緩緩地說：「叫我英卉就好。」

「這樣沒禮貌啦！」奚光榮再度不怕死地說著。

「叫我英卉就好。」

「好啦！」奚光榮嘟囔地說：「妳就是姐啊！」

「你說今天有找到知道溪洲歷史的文史工作者？」英卉不想繼續糾結。

「對！」奚光榮突然醒悟過來今天有重要的事情，然後說：「我找李教授過來。」

「哪個大學教授？」

「沒有啦！李教授不是真的教授啦！但因為他學識很淵博，所以我們都叫他李教授。」

「原來如此。」

約莫十分鐘後，一個穿著淺藍色 POLO 衫、西裝長褲，看上去約莫六十多歲的男士出現在溪農咖啡廳。

「這位是李教授！他是我們溪洲通，對於溪洲大小事情都很清楚。」奚光榮熱情地向英卉說道，然後又向李教授介紹英卉：「李教授！這位是黎小姐，在大出版社當主編喔！」

寒暄幾句之後，李教授就開始述說溪洲的歷史：

「最早到底是誰來到溪洲開墾，現在已經很難

知道了，在《福山巖廟史》記載：清水祖師公，緣於清仁宗嘉慶十一年（公元 1806 年），由信徒楊石秀君，自福建省漳州府永定縣恭請渡台來到現在地址。但是在日本時代所寫的《大崙崁沿革誌》卻這樣記載：道光二十五年（公元 1845 年）粵人何朝祥開墾新舊溪洲庄。咸豐七年（公元 1857 年），何朝祥將新舊溪洲庄之墾賣于林本源。所以到底溪洲是什麼時候開墾的，目前並沒有辦法很確定地知道，但可以知道的是：溪洲曾經有廣東人何朝祥入墾，後來又把墾權賣給了林本源，最後新舊溪洲庄的墾權都是由林本源家族所有。

而林本源，很多人都以為是一個人的名字，其實不是。在早期的商號或墾號，都是由三個字所組成，像是開墾大台北地區的陳賴章墾號、開墾彰化的施長齡墾號，都是由三個字所組成，而林本

源也是如此。

板橋林家的開台始祖應該算是林平侯。林平侯在 1782 年時，從福建來臺灣探親，原本只是打算探望在臺北新莊當老師的父親林應寅，但後來發現到這邊有工作機會，於是他先在米商鄭谷當員工，有了積蓄後就自己開始經紀米鹽生意。1787 年，林爽文事件爆發後，引起台灣的通貨膨脹，導致米、鹽飛漲，他也因此賺了大錢。後來他的父親林應寅因為年事過高，打算回漳州養老，而林平侯卻沒有跟父親回漳州，而是決定留在台灣經商。

後來林平侯在台灣逝世後，在遺囑中交代，依照「飲水本思源」的含義，將家產分為「飲記」、「水記」、「本記」、「思記」、「源記」五記，然後將這五記分給五個兒子。其中分得「本記」、「源記」兩部分的林國華與林國芳為同母兄弟，

於是將其商記合併，成為現在所熟知的「林本源」商號，開啟了板橋林家的璀璨時代。

原本溪洲的水源狀況，大概只能種一些旱作植物，像是蕃薯、花生，只有少部分水源充足的土地，可以種植稻米。林本源商號取得溪洲墾權後，開始建設溝圳，擴大了溪洲原有的耕地，可以種植更多的水稻，也讓更多先民願意進入溪洲開墾。」

「原來溪洲跟板橋林家真的有關係。」英卉說道。

「早期這邊的農民都是林家的佃農。」李教授笑著說：「後來是因為土地改革後，才能夠擁有自己的地。」

## 溪州城

「李教授，麻煩您跟黎小姐說一下『溪洲城』的故事。」

「溪洲城？這邊以前有城堡？」

「沒那麼大啦！」李教授笑著說：「就是防禦原住民的土城。」

李教授開始跟英卉說明溪洲城的由來：

「先民後渡海東來的人很多，加上從八德那邊也有移民到溪洲來，於是從原有的幾戶親朋好友，越來越多逐漸形成聚落，取茅草蓋屋，聚落外圍種樹，或綁上木樁做圍牆。這個聚落只有幾分地，可說是一個木柵城，也是溪洲城的前身。」

溪洲後來稱為城仔，根據老輩口述，百餘年前漢民來台覓得溪洲時，溪洲是河床地，只有水和河水沖刷帶來的沙石，只能種植地瓜、花生等雜糧，生活非常困苦，過著與溪爭地的生活。

除此之外，在山上的泰雅族（當時稱為高山番）

當時還有出草的風俗，為了防禦這些高山番，於是集眾人之力築起一座戶數在 100 戶左右，約有 3 甲多的城堡。在居住區域的邊緣，用高層土修製護牆加強防護，並於外圍種植長有多刺的刺竹林，增加禦敵功能。當時大家經濟狀況都不好，沒有足夠的經費購買磚石，於是採用的都是最節省最原始的方式建立了一座土牆；而且因為外圍形狀類似城牆，所以當時的人都稱溪洲為城仔。

長久的漢番爭地，再加上原住民的習俗，所以常有原住民潛入溪洲城外的河流，游泳到溪洲騷擾、搶劫甚或出草。地方耆老回憶：小時候聽長輩說，有一次原住民以草垛為掩護，潛入溪洲城外，正在工作的百姓乍看草垛不以為意，但是過一小段時間後，發現草垛在無人無風下的情形下竟然移動了位置，剎那間突然省悟，大聲急呼「番仔來

了，番仔來了」，全城的男子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集結包圍入侵的原住民，避免了一場悲劇。之後為了溪洲城居民的安全，城內的男子組成自衛隊，輪流站崗守衛，避免盜賊與原住民再次的入侵。

大正元年（公元 1912 年）颱風侵襲，內山作大水（就是刮颱風），大水淹沒了溪洲城，由於當時沒有石門水庫，土夯的城牆與房舍大多被水沖毀，居民在恐慌之下，只好放棄在溪邊的住處，搬遷到高處的溪洲山居住。

隨著歲月的流失，年輕一輩知道這座古城的人已經不多了，只能從地方耆老口中偶爾聽到：『從前，從前，有座溪洲城……。』這就是過去的溪洲城。」

## 結出勇敢穗實

英卉聽完李教授說過去溪洲歷史時，有感而發地說：「我覺得溪洲的居民也挺不容易的。」

「是真的蠻不容易的！」奚光榮說：「我聽我阿爸說，以前大水來一次，祖先們就要逃一次。但祖先也都沒有放棄，不管是碰到大水、碰到原住民出草，都依然在這邊努力開墾，努力生活。」

「溪洲人真的很勇敢堅毅。」英卉說道。

「不過，可能是被殺怕了，所以就有一些很奇怪的風俗。」奚光榮賊賊地笑著說：「之前有採訪過一些耆老，有一個阿嬤就說，他們以前拜祖先都要在門外拜拜。」

「在門外拜拜？為什麼？」

「因為怕原住民的祖先跟著被出草的祖先來到家裡，就會繼續禍害家裡面的子孫，所以不得已之下，只能在門外祭拜祖先。」

「那後來呢？」

「後來阿嬤的先生說：現在原住民又不出草了，不需要擔心啦！於是又回到家中祭祀祖先。」

「看來原住民出草對溪洲祖先產生無法磨滅的恐懼。」

「沒錯！」李教授說：「但不管如何，溪洲祖先經過千辛萬難，終於結出勇敢的穗實，只不過這樣的時光很短暫。」

「這什麼意思？」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等一下我們先聊一下溪洲

跟附近地區的關係。」李教授說道。

「好！」奚光榮笑著說道。

# 《參考資料》

林本源家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6%9C%AC%E6%BA%90%E5%AE%B6%E6%97%8F>

林平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9%B3%E4%BE%AF>

# 《相思花海、十里三坑》

溪洲並非獨立而生，它是中介，也是源頭。原住民要到三坑交易需要經過溪洲，竹排從山裡出來，第一個停靠點也是溪洲。而溪洲的相思花流到大漢溪時，也會在順時埔外形成相思花海，這些都是溪洲與大溪緊密結合的依據。

## 相思花海

休息了幾分鐘後，李教授就跟奚光榮說：「你等一下載我們到大溪的武德殿。」

「好啊！」

大概半小時後，三個人就出現在大溪武德殿，李教授帶著兩人往武德殿後面走，然後指著懸涯下面的平地說：「這邊就是順時埔，這是清代就有

的名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叫做順時埔。  
但當地的耆老流傳著一個說法，那就是：順時埔  
的台語就是相思埔。」

「相思埔？」英卉問：「為什麼叫做相思埔？」

「之前在溪洲的河畔、溪洲山上都有大片的相思  
林，每當六月相思花開時，凋落的相思花會順著  
大漢溪流下來，然後地形作用，相思埔外有一個  
迴流，所以相思花就會聚集在順時埔外，形成一  
片金黃花海，所以當地人就稱這個地方為相思  
埔。」

「順時埔外，相思花海。」英卉說道：「真是一  
個好美的故事。」

「過去溪洲一直都不受到重視，尤其煤礦沒落之  
後，溪洲就彷彿被遺忘了。」李教授說道：「但

其實溪洲一直都是大溪的一部分，從以前到現在就有著深遠的聯繫，從地形、物產、故事，其實都有很深的聯繫。」

「原來如此！」奚光榮說：「這還是我今天第一次聽到。」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站！」李教授說。

## 路難行

「下一站要去哪？」奚光榮問。

「就順著台 4 縣走，過了內柵再說。」

當車子過了內柵後，來到康莊路往溪洲的下坡之前，李教授在這邊喊了停車。車子停好之後，三人下車後在附近走了一下，李教授就對英卉說：「這邊叫做崁頭，意思是就是這邊就是這個崁的

前端。但根據當地一些耆老的說法，這個稱呼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砍頭』，因為當時有很多原住民在這邊準備出草。」

「嗯。」

「但這邊也是溪洲人往大溪街上的路。」李教授說：「當時溪洲人要出來一趟很麻煩，光榮應該有跟你說過，以前沈澱池那邊都是河道，如果水流小的時候還可以撩溪過河，如果山上作大水時，這邊的水流就會增加，這時候就需要撐船過河。而溪洲人過去要往大溪街上，就需要從福山巖旁的小路一直走，經過葫蘆坑後，慢慢往上走，經過崁頭這邊往內柵走，最後才會走到大溪街上，通常來回一趟都要花上快半天的時間。」

「好久！」英卉說：「現在開車只要十幾分鐘。」

「對啊！」李教授說：「但過去這條路是真的難走，不只要過溪，還要防備原住民，所以對大溪街來說溪洲相對陌生，因為來的人不多；但就算台 4 線開了，溪洲仍然還是被遺忘的存在。有時候我會坐在台 4 線旁看來來回回奔波的車輛，除了少數來爬溪洲山的登山客，有多少人會直接進來溪洲？」

「好像是如此。」英卉說：「我往來台 4 線也好幾年，也是沒有進來過。」

「是吧？」李教授苦笑地說：「但其實早期的溪洲並沒有想像中的封閉。」

「怎麼說？」

「這就是我們下一站要去的地方。」李教授說：

「但我們這邊要提到另外一個傳說。剛剛我是不

是有提到葫蘆坑。」

「嗯。」奚光榮順便對英卉解釋：「葫蘆坑就是我們剛剛從溪洲上坡附近，等一下下坡時最陡的地方，那就是葫蘆坑。」

「對！就是那邊。」李教授說：「為什麼那邊叫做葫蘆坑？其實如果從溪洲的某些地點往那邊看，就會看到一個倒著的半邊葫蘆，而葫蘆坑的位置就是在葫蘆頸的位置，所以先民才叫這個地方葫蘆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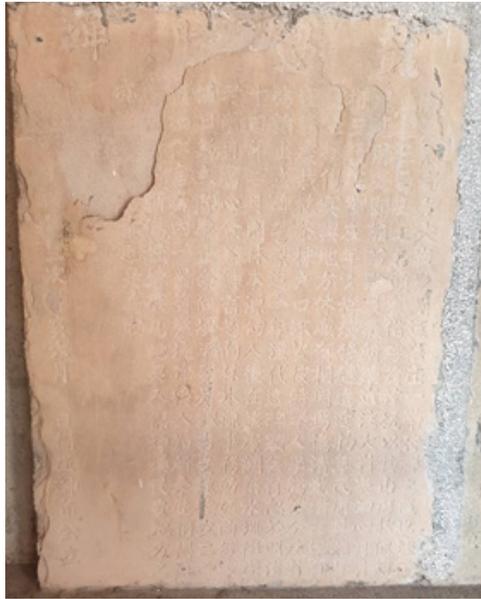
（圖：葫蘆坑的位置）

「之前我在訪問相關文史工作者時，有一位文史工作者告訴我，關於這個地方有個謎。」李教授說到：「在大溪街上的福仁宮一直保存著一塊『龍過脈碑』，碑文大意是：龍過脈是大崙崁附近各庄的發祥之地。址在大崙崁三層庄，俗稱葫蘆坑，以其山形狀似葫蘆。而龍過脈處就在即葫蘆頸的地方，是大溪龍脈精髓所在，光緒時曾經一度想要開發，但一動土就導致大溪出現問題，於是老一輩就禁止開發；直到最近林本源的佃戶在這邊開築水圳，讓這些耆老覺得惶恐害怕，於是跟林本源事務所磋商，禁止他們深入開發，已經開發的地方要立即廢止，為了怕大家不知道，所以立了兩塊碑文，一塊放在福仁宮內，一塊放置在葫蘆坑，以警後人。」

「居然有這種事情！」英卉笑著說：「後來呢？」

「離奇的事情是：在葫蘆坑的碑文找不到了。」  
李教授說：「根據碑文上的描述，有人主張龍過脈在三層，也有人因為地名葫蘆坑，認為龍過脈是在溪洲的葫蘆坑，但因為兩地都找不到過去的碑文，最後就成了一個謎。」

「這還真的是一個謎了。」英卉說道。



(圖：福仁宮內的龍過脈碑文)



(圖：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的龍過脈碑文拓片)

「是啊！」李教授嘆了一口氣後對奚光榮說：「下一站，我們到三坑去吧！」

「龍潭那個的三坑？」奚光榮問。

「對！」

## 十里城外客人港

車子駛入三坑老街入口後，因為是非假日時段，所以隨意停了車後，就來到三坑老街。

「三坑以前被溪洲人稱為客人港。」李教授說：「《桃園觀光導覽網》是這樣介紹：被喻為龍潭第一街的三坑子，是個道地的客家村。昔日三坑子是河道上最繁華的碼頭之一，熱鬧非凡。不過隨著大圳的竣工，大漢溪水位驟降，三坑子的商業功能也逐漸式微。」

「簡單來說，這邊是客家人的港口？」英卉說。

「對！」李教授說：「早期大溪都是靠河運進行貿易，大溪街那邊的港口是漳州人跟泉州人的天下，所以客家人做交易的時候，都是先到三坑這邊。包括龍潭、關西、新埔，甚至是苗栗的一些

客家山線村莊，都是到這邊進行集散，所以三坑這邊曾經是客家人交易的中心。

「但其實也不只有客家人，有耆老聽長輩說，如果原住民需要交易的時候，也會從溪洲山那邊下來，經過溪洲過去三坑那邊交易；如果溪洲居民有需要，也會到三坑那邊進行交易，所以客人港也是當時這邊重要的貿易中心。」

「嗯。」

「另外就是，如果是從山裡出來的竹排，也會在溪洲或三坑這邊停下來休息。」

「竹排？」英卉問。

「以前大溪這邊的陸運並不發達，所以水運就是交通核心，從山裡面砍了竹子要運送到大溪或是更下游的地點時，就需要透過大漢溪運送。這時

候工人會把竹子捆成一束束，然後有 1 ~ 2 個撐竹排的人，在排頭控制方向，這個工作很危險、也很花精神，所以在出了石門山後，就需要有一個休息的地方，而三坑跟溪洲就是很好的休息站。」



(圖：石門水庫竹排仔)

「嗯。」英卉回答道：「說不定以前溪洲就有先民從事這樣行業？」

「不知道。」李教授說：「這真的無法排除說有或沒有。」

「其實溪洲以前跟附近的地區，還是有很多聯繫啊！」奚光榮感嘆地說：「所以我們以後可以多跟附近的協會交流啊！」

「沒錯！」李教授說：「那我們先回去吧！其他的下週再說。」

「好！」

#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三坑老街

<https://travel.tycg.gov.tw/zh-tw/travel/attraction/337>

# 《祖師公的子民》

福山巖是溪洲人的信仰，也是溪洲的標誌，祖師公帶著溪洲人走過了三個甲子，恩庇了這塊土地，溪洲人就是祖師公的子民。

## 黑面祖師鎮溪洲

一週後，奚光榮早早地站在福山巖外等著英卉。

「今天怎麼來等我？」英卉一邊關車門，一邊看著傻笑的奚光榮。

「李教授說今天要說清水祖師跟福山巖的歷史，所以叫我在這邊等你，不用到咖啡廳去。」

「那我們進去吧！」

一走進去，就看到李教授正在跟一群老人家泡茶。

看到英卉走進來，李教授就對其他人說：「這是幫光榮記錄的黎小姐，今天要跟他介紹咱的祖師公。」

「安內金厚！」一位長者用台語說：「祖師公金靈感，艾厚厚阿夏。」

「哇哉。」英卉用警腳的台語回應。

這時候李教授就帶著英卉來到祖師公塑像前，開始講述清水祖師的歷史：

「清水祖師，法號普足，俗名陳昭應（一說為陳榮祖、陳昭或陳應，1047年－1101年），本籍福建永春，是北宋時代福建泉州安溪的高僧。由於在安溪清水巖修道，被尊稱為清水祖師。民間俗稱「祖師公」或「祖師爺」。全省近百座的清水祖師廟中，祖師爺的分身，別稱「三代祖師」、

「蓬萊祖師」、「顯應祖師」、「照應祖師」、「輝應祖師」、「普庵祖師」。

剛剛有提到，清水祖師得道之前在安溪的清水巖（一個山洞）修道，而這邊原本就靈氣充裕，所以也有很多山妖在此地修行，當清水祖師來到此地修行時，原先佔據此地的四個山鬼（後來成為清水祖師的四大部將）前來挑釁清水祖師，對祖師公說清水巖是他們的地盤，要求祖師離開。沒想到清水祖師不但沒有離開，反而跟四位山鬼鬥法，結果四位山鬼失敗，只好逃離清水巖。但他們很不甘心，決定來陰的：他們在夜半回到清水巖，把出口全部封死，然後開始縱火燒山，燒了七天七夜後，他們認為清水祖師應該已經死了，準備重新佔據清水巖時，卻發現清水祖師一點事都沒有，只有臉被燻黑了。讓四個山鬼嚇到了，

認為清水祖師一定是得道高僧，於是心悅誠服成為清水祖師的護法神，是為四大護法。而清水祖師的塑像，其面部也必為黑色。

後來清水祖師圓寂後，原屬於佛教禪宗的清水祖師，逐漸民間化、道教化，被安溪人視為地方最重要的保護神祇。許多安溪人以種茶為業，再加上清水祖師以求雨聞名，也被視為安溪鐵觀音的保護神。後來安溪人離開家鄉時，一定要都要請清水祖師隨身，如果情況不允許，為了攜帶方便，也會請清水祖師的大符隨身，以利供奉。

清水祖師的大符並不是符咒，而是讓安溪人便於攜帶，所以將清水祖師與安溪人信仰的神明繪製於其上，又稱為安溪諸聖圖。通常安溪諸聖圖分為三層，上層有清水祖師與張、黃、蘇、李（另說：趙、王、蘇、李）四大護法神將，中層繪顯應祖



（圖：清水祖師大符，圖片來源：八協境 龍泉井祖師公廟粉絲團）

師於中央，一邊繪雙忠、雷萬春、南霽雲等神，  
另一邊繪有張慈觀、蕭朗瑞、章朗慶等法主三真  
君，下層繪有安溪城隍、文武判官、陰陽司等諸  
司官、范謝將軍與土地神等。

後來，這樣的安溪諸聖圖逐步演變，成為現在家

中常見的觀音彩，繪製的神明也有所變化，從安溪諸聖轉變成家堂五神：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關聖帝君、土地公與九天司命真君（灶王爺）。」

「原來觀音彩是這樣來的！」英卉有點驚訝：「這真的很有趣！」

## 坎珂溪洲廟

「是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緣由，但其實信仰之間都一直有相互學習與變化。」李教授笑著說：「福山巖也是一樣，經歷了很多變化。」

溪洲福山巖位於福山一路路旁，是溪洲地區信仰中心，供奉的主神是清水祖師。福山巖清水祖師公，於清仁宗嘉慶 11 年（1806 年），由信徒楊石秀君，自福建省漳州府永定縣恭請到溪洲供奉。清水祖師爺公於溪洲奉祀之初並未建廟，而是供

奉在林本源的穀倉內。

由於當時的科學不發達，所以信仰對當時的先民來說就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說：溪洲地區百姓的生活，完全寄託於祖師爺。過去因為害怕原住民出草，所以城內百姓如果要上山砍材、採藥草前，一定要請示吉凶，只有擲茭獲三聖杯才敢外出上山工作。如果居民生病了，也會向祖師公請是藥籤；需要挖井用水時，更是需要清水祖師只是才能順利開井，不然常常會挖到大石頭而徒勞無功。可以說：如果沒有祖師爺公的護祐，溪洲人生活上肯定更加困難。正因為神威顯赫、有求必應，所以百姓自然發心供奉祖師爺公，香火越來越旺。

公元 1917 年聘請曾洪大仙仔擔任祖師爺的廟祝，除了負責各項廟務外，因為先仔知識淵博、而且溪洲地區的孩子就學很不方便，就聘請曾洪大先

仔擔任老師教導地方孩童，學習基本漢學，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四書 ..... 等，每位學生每個月一斗米為學費（約十台斤、六公斤），此時溪洲廟成為地方上重要的教育中心和文化傳承的場所。

先仔為人公正無私，地方上又推舉他為保正（相當於現在的里長），擔任灌溉水渠長。當時沒有水利會，因為整片農田的農作物用水需求量大，雖然灌溉水渠是大家出工出力完成，但是分配水板、溝渠的修整及各戶用水量常有爭議，這時就需要有一位公正人。先仔擔任灌溉水渠長總能公平無私的分配，調解各項紛爭，這是福山巖在當時發揮的另一項功能。

民國 24 年（1935 年）信眾齊心將供奉祖師爺公的土墘屋整修為磚瓦建築，從此溪洲的清水祖師

爺有一個安定接受香火的地方，居民們在祭祀上也方便許多。當然，清水祖師爺對地方上的保佑是更加靈顯。

民國 45 年興建石門水庫，52 年將完工時剛好碰到颱風，引發八七水災，當時石門水庫的東岸碼頭引道還沒完成，整個石門水庫的水經過未修築完成的引水道，衝往大漢溪東岸，把整座溪洲島淹沒，據說當年祖師廟，有一座用刺竹構築的牌樓，牌樓高而厚實，旁邊可以站衛兵；而進入廟的中途還有一個約一個人高，類似大慶洞的涵洞，這是進入溪洲城的第二道防衛關卡，如果第一道關卡被攻破時，就會退到這裡來防守。葛樂禮颱風過境時，牌樓與涵洞都被沖毀了，唯獨溪洲廟因有祖師爺的保佑沒有被沖倒。」

「清水祖師真的神威顯赫。」英卉感嘆地說：「這

也是溪洲人的精神寄託所在吧！」

「沒錯」奚光榮說道。

## 顯赫福山巖

李教授喝了一口茶後，繼續對英卉跟光榮說：

「民國 72 年（1982 年）12 月時，居民經濟狀況有所改善，感於供奉處應修建得更富麗堂皇，以感謝祖師爺對居民的保佑。於是當地士紳以及信眾組成了重建委員會，於第二年動土開工翻修，並於次年（1983 年）10 月 1 日進行安座大典（現在的後殿），同時正是定名為福山巖，成立福山巖管理委員會，使廟務管理進入制度化。有了管理委員會組織後又陸續組織民俗技藝傳承，民國七十八年成立了民俗鑼鼓班（排只），八十年又組織四大護法大將軍（大仙尪仔）並且每年舉辦

民俗相關技藝活動。

因為福山巖廟座落在社區裡面，人車經過康莊路五段，都不知到有這麼一座廟的存在。經過管理委員會多次討論後，民國 80 年（1991 年）決定在福山一路路口興建牌樓，當時管理委員會編列的經費是 60 萬元，後來增加至 80 萬元。但是主其事的副主委江宗論先生，堅持要蓋完整、正統的廟宇牌樓，管理委員會雖然同意了，但要求不足款由他負責籌措。江先生一肩扛下籌措的艱難工作，努力奔走於委員及地方居民間，短時間內籌措到比委員會編列還大的金額，將近 200 萬元的工程終於在一年順利內完成。

牌樓後的道路原來是泥土路，低窪、狹窄、泥濘，管理委員向北水局爭取在沉澱池兩旁做坡坎，然後由地方運山土來填高、拓寬，當時開砂石場的

李詩旺先生捐贈級配，簡清文先生（當時擔任里長，現已往生）也爭取地方配合款鋪上柏油，於是福山一路成型了，信徒及居民的出入方便許多。

江先生談到當時的情況開玩笑說：我自己香煙抽香蕉牌（新樂園牌），但是請師傅抽的可都是洋菸，不然要求師傅修改或重做時刻是會被瞪、被罵的。

民國 83 年（1994 年）十月二十一日經過信眾及管理委員會討論決定興建拜亭，並組織成立重建委員會。當時重建主任委謝土成，總幹事呂傳榮及全體委員會委員跟全庄居民都出來相挺。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也有出工具或重機械。這些人都是自願，沒有人情壓力，沒有輿論逼迫。

至於廟埕的修建經歷過沒有錢沒有土地的窘境，停擺一兩年。幸好祖師爺顯靈，周邊土地陸陸續續的購置完成（現在的廣場是東一塊西一塊的慢慢增加起來的）終於在民國 92 年（2003 年）完成，於是有了今天的規模，這是全庄人的努力與驕傲。」

「真的是筆路藍縷。」英卉說：「才造就了神威顯赫福山巖。」

「沒錯！」李教授說：「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們來談一下溪洲的產業。」

「好！」

# 《參考資料》

清水祖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85%E6%B0%B4%E7%A5%96%E5%B8%AB>

清水祖師大符

<https://www.facebook.com/779058248931859/photos/a.780927772078240/984836955020653/>

安溪諸聖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BA%AA%E8%AB%B8%E8%81%96%E5%9C%96>

# 《炭礦人生路》

其實溪洲人最重要的主業還是耕作，農業是溪洲人的根本；但除此之外，還是有些產業曾經在溪洲落地，煤礦就是其中的代表產業，其他像是樟腦、採石等產業，從農業、樟腦、碳礦到採石業，溪洲人的產業路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又是如何沒落，對溪洲有怎樣的影響？

## 樟腦

三人漫步回到咖啡廳後，李教授就開始聊起溪洲的產業歷史。

「一直以來，溪洲還是以務農為主。但因為溪洲具備好的地理要素，加上林本源商號有收購樟腦、茶葉、蔗糖等物資的需求，所以在溪洲地區蓋了

一大片的倉儲，聘請當地人運送與管理，基於工作上的需要與方便，於是人口又慢慢向溪邊靠攏，另一種形式的溪洲城又重新建立起來了。溪洲對於林本源，就像是水運上游的倉儲中心。

這段時間裡的溪洲的種植除了水稻、雜糧、花生等作物外，還普遍種植甘蔗，且在今日石門水庫坪林收費站附近設有簡長德製糖株式會社。當時的甘蔗種植面積寬廣、品種是從印度引進的 310 號竹仔蔗，有紅甘蔗與白甘蔗，甜度高、產量大，每分地可種 3900 棵苗，收成時可製成 16000 斤糖漿。每天都可以看見到牛車往返運送的忙碌情景。後來為了大量外銷需求，而改採機械運送；目前大溪復興路傳香客家餐廳停車場附近那扇牆，還可以看到當年糖廠的遺址。



（圖：樟腦煉製示意圖，翻攝地點：內柵仁安宮，攝影人：林又旻）

早期路過溪洲時，於微風中經常會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這是因為這裡曾經有三家樟腦油工廠，生意興隆，人來人往，十分熱鬧。早期林本源商號在山區種植許多樟樹，雖然中日戰爭時被盜伐了近八成，但是戰後商號仍找來新竹人煉製樟腦油，隨著時代之變遷，樟腦油工廠已歇業。

傳統的煉腦法是將樟樹鋸成段後，伐樟熬腦的工

人用刀柄與刀約等長的「刀逢」這種工具，一片一片的從樹幹上剝下厚度約 0.2 公分的木片，陰乾後放入腦炊蒸餾，萃取樟腦。

根據仕紳呂廣志記憶中，早期提煉樟腦有 2 種方法，一為煎腦法，但是產量太少，一為蒸餾式的煉腦法，產量較多，所以多用這種方法。師傅們挑選生長較壯大的樟木後，用鋸子鋸倒，早晚各刨一袋回腦寮蒸餾，需要好幾袋才夠一腦灶，也才能起火蒸餾。有 10 個鍋的一個灶，蒸 10 天 200 斤的樟木碎片，所得的樟腦約為 4 斤，如果能注意火候，或樟木的含腦量多，有時候可以獲得 6 斤至 7 斤。腦灶是政府的，所以蒸餾出來的腦油必須肩挑著去繳交。

這些就是早期溪洲的產業，有農業、製糖與樟腦。」

## 煤

聽李教授提到溪洲的產業狀況，奚光榮感覺很有興趣，就問李教授：「溪洲以前是不是有煤礦？我聽我阿爸說的。」

「有啊！」李教授喝了口咖啡後說道：「你阿公還有在那邊做過。」

「哇！那我一定要聽。」奚光榮興奮地說道。

於是李教授開始講述溪洲煤礦的歷史：

「大溪煤礦的開發歷史，大部分的說法是從三層、頭寮一帶開始。清光緒 12 年（1866 年）劉銘傳在大嵙崁設置撫墾總局做為統治原住民之基地，漢人逐漸進入山區開墾，發現了煤層露頭，明治 37 年（1904）至 39 年（1906）時期，大溪煤礦區有 41 區，北自金瓜坑，南至新溪洲間；大正元

年（1912）至 10 年，煤礦場數維持在 11 個礦場。到民國 40 年僅剩福安、永發、新溪洲、三美等四礦從事生產。

民國 48 年，大溪煤礦再度發展，開工並辦妥礦場申報合格的煤礦場有 26 礦，民國 56 年時，有 33 礦，主要集中在三層地區。民國 54 年年產量創歷史最高紀錄，達到 172944 公噸，主要生產煤礦場為永發等五礦。而 1984 年至 1985 年台灣數個礦坑的嚴重災變，加上石油能源和進口煤的競爭，台灣礦坑接連關閉，而大溪煤礦也全部歇止，前後僅經歷了一百多年，興起與沒落之迅速實在令人扼腕。

溪洲礦脈的發現很偶然，地方耆老傳說：當年居民為了割草餵養牛隻，常常到溪洲山上。有一天一位住在埔尾的居民上山刈草時，無意間看到有

	礦場名稱	礦 址	坑種	礦產權者	備註
1	永發煤礦	新溪洲	斜坑	吳鴻祈	1967 年時，已變更 為大溪煤礦公司
2	達生煤礦	新溪洲		林炎成	1967 年時增加
3	新溪洲煤 礦	新溪洲	斜坑	游有責	1967 年時增加

（表：溪洲地區在戰後仍有三所礦場）

堆像木炭的黑色東西，用手撥弄後發現竟然是煤炭。由於早期燒煮食物都靠枯草與樹枝或乾稻草，只有富裕人家才用得起煤炭，於是這位農夫起了私心，沒有將這件事情告訴旁人，自己偷偷挖掘使用，但是紙包不住火，過不多久就被鄰居發現，互相走告，眾人也前往挖掘。

這件事很快的傳到新溪洲煤礦創辦人游有貴耳中，游有貴雖然家境清寒，但是很有商業頭腦，為了開礦，他花很多時間在找尋礦脈，聽到這個消息後，他馬上雇工大量的開挖，位置大約在溪洲山半山腰的地方。

後來瑞芳人吳鴻祈在山腰上發現另一個礦脈，取名為永發煤礦，在游有貴的新溪洲煤礦下方，規模比溪洲煤礦更大，18 個坑道，東西有一公里，產量也更多，每日可生產 180 台 -220 台的生煤。

在同時間溪洲地區因為居民漸多，建材的需求也增加，於是有人利用當地開採的生煤燒製黑瓦、磚塊等，至於燒磚用的土則採自今日坪林加油站附近一個水渦處的淤泥，這個窯當時當時稱為機器窯，其實還是一個純人工的窯，為何稱機器窯已不可考。

溪洲地區居民從事採煤工作的很多。平時以半農半工方式工作，利用農閒或夜間入坑採煤。採煤工人的工資比一般人高出很多，但是常常發生礦災，工作危險性很高，早上出門晚上不一定能回家。但是礦工們為了維持家庭生計，仍然冒著生

命危險進入礦坑工作。除此，許多礦工雖然平安留下生命，但是因為長期曝露於煤灰中，罹患肺矽病的人也很多，後半輩子纏綿於病榻。

但即便是拿命拼來的薪資，也不見得能夠守得住。根據耆老呂廣志的回憶，當時他在礦坑附近開雜貨店，親眼看到一些礦工賭博，把薪資揮霍殆盡，最後需要跟他賒帳；但也有礦工因此養家活口，培養出許多優秀的下一代。」

「哇！原來溪洲過去也像九份一樣。」

「是沒有那麼繁華，但當時大溪的煤礦也是很有名。」李教授笑著說。

## 礦坑生活

「那除了礦工之外，煤礦還會有其他衍伸的產業嗎？」英卉好奇地問。

「好問題！」李教授說：「在煤礦工作的人，通常挖礦的人一定是男性，所以下坑的礦工清一色都是男性；但有一些外面的散工，像是推台車的人就不一定是男性。在訪談的過程中，我們也聽到有女性跑去推台車，最遠需要推到桃園市。」

「除了推台車之外，還有洗煤的工人。」李教授繼續說道：「早期出產的煤是為泥煤，後來進步到水洗煤及燒過的焦煤。所謂泥煤是指原煤，含有泥土燃燒時火力較差，經水洗過的煤燃燒比較完全，只是需要多花很多人工處理，不過處理過後留下的泥土，倒是被居民完全利用來填土（今日台四線旁的精漢堂就是一例）或是變成大漢溪床的新生地。」

而焦煤是因應街上人、有錢人需求而產生的，因為在炭窯裡經過初步燃燒過的煤，再次燃燒時不

會產生煙霧，火力也更強，使用上方便和舒適多了，當然，價格也翻上好幾倍，所以說是貴族物品一點不為過。

所以當泥煤需要水洗時，就需要有工人在外面進行洗煤，因此也有溪洲人在這些地放做工。

由於煤礦的開採，地方興起了一項新的工作：撈煤渣。早年都使用柴火燒飯、煮水等。但是柴火常有不足，又不耐燒，腦筋動的快的人就想到撈煤渣回家燒火。婦女、小孩只要有空，就會帶工具去撈煤渣，形成舊大漢溪邊很特殊的一個景象。

在運送方面，也從用人力挑送進步到輕便車運送。運煤路線共有三條：

1. 烏塗窟線。
2. 頭寮、內柵線。

3. 溪洲線：溪洲線會從內柵—大溪—松仔腳—大南—桃園，若貨主需要甚至會接駁火車運至基隆。

煤礦開採最辛苦的是煤炭運輸，除台陽礦業海山礦業所運輸條件較好外，仍須經過三段斜坡流廊。其他各煤礦必需經由大溪接單線輕便軌道，橫越大崙崁溪再上栗子園至崎頂的險坡。至於新溪洲、永發兩個礦區除上面所提到的艱辛外，還要加上經新溪洲至埔尾一段上坡路才能到大溪街上，所以在運送上，比起其他礦坑又更辛苦，因此過去在日本時代曾經建有輕便車，以利台車進出。

談到煤礦一定要談到輕便車，大崙崁溪早期可行船，直接通往淡水港埠，大溪成為重要物資集散地。最早大溪碼頭集散的物資都靠挑夫肩挑或牛車運送，不久「桃崙輕便鐵道公司」成立，從桃園至大溪間開闢了輕便車道，解決了兩地間物資

集散的人力問題，也打通了大溪對外交通的血脈。

行駛於輕便軌道上的車廂，類似煤礦場上的台車，用人力推押行進，又稱為手押車。在平地上行駛的速度約每小時 16 公里，但是在上坡路段速度就有限，不過比起人力挑送還是又快又多。下坡時有煞車裝置以減速，安全上有所保障。

輕便車分客貨二種，貨車用來運送各種物資，例如樟腦油、茶葉、蔗糖還有的就是煤炭的運送。而客車還分為一、二、三等級，一等僅供兩人乘坐，上加頂蓋遮雨蔽日，下鋪藤製座椅；二等則無頂蓋；三等則無頂蓋也無藤椅，可乘四人。輕便車因為以人力為主，沿著鐵軌一路推著跑，途中遇到上陡坡時，車伕力量不夠，有時乘客還得下車一同跟著走。

大正 8 年以後，軌道延伸至角板山，全長 22.82 公里，將茶葉、樟腦、木材、竹筍及煤產等物運輸至桃園，銜接縱貫鐵路再運往全省各地，於是大嵙崁河港水運也逐漸被取代了。

不過時代進步迅速，汽車逐漸普及，民國 42 年，大嵙崁—角板山線先被拆廢，不久，大嵙崁—桃園線也被拆了，輕便車的風光只能留在記憶中了。

耆老呂廣志先生小時候到內柵國小讀書時，曾經踩在貨車輕便車的鐵架邊邊上搭便車，由於車子搖晃與震動得非常厲害，一小段路後腳都麻掉了。

民國 55 年以後石油輸入，廉價的能源供應及礦源的枯竭，使這些煤礦場才一百多年就沒落了，灰飛煙滅。雖然當時煤礦的開挖造就了不少工作機會，使溪洲地區熱鬧一時，但是當年礦坑災變造

成家庭的破碎，因挖礦染上肺矽病，拖垮家中經濟，這些悲劇在老一輩的心中是永遠抹不去的傷痛。

煤礦停止開採後，僅 50 餘年，地下水不斷湧上來，坑道也逐漸崩塌，加上地層的變動，近年來礦場都已阻塞無法進入，僅剩下雜草叢生的礦坑口令人唏噓。」

「真的很令人感慨啊！」英卉嘆了口氣說道。

「那我們今天就說到這邊。」李教授笑著說：「下週我有事情沒辦法來，我們下下週再繼續說，到時候我們談一下溪洲的水。」

「好的。」

# 《參考資料》

大溪煤礦誌 詹德筠編製 1997 年出版

# 《水的美麗與哀愁》

水是溪洲的禮物，也是惡夢。從與天爭水的圳溝開闢，到用水需求而興建的石門水庫，以及毀了家園的葛樂禮颱風；水是溪洲人的美麗，也是哀愁。

## 圳溝

兩週後，英卉又來到溪濃咖啡廳，這次接待他的不只有奚光榮跟李教授，還有另外一位跟奚光榮長得有點類似的老人家。

「英卉姐！」奚光榮指著那位老人家說：「這是我爸，在溪洲土生土長的溪洲人，人家都叫他溪洲伯。」

英卉聽到「姐」字有點無奈，但又不好發作，只

好笑著對老人家說：「溪洲伯，您好！」

「哩厚！」溪洲伯笑著說：「我國語不標準，多多包涵！」

「不會啦！我聽得懂。」英卉微笑地說道，然後轉頭問奚光榮：「今天是爸爸要跟我們一起出去？」

「沒錯！」李教授聽到英卉的問題，連忙接著說：「既然提到水，就一定要問溪洲伯。」

「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溪洲伯有點靦腆地說：「我又不像李教授一樣懂那麼多。」

「但你是水專家啊！」李教授笑著說：「那我們來聽溪洲伯講古囉」

於是溪洲伯開始講述關於大溪的水歷史：

「先祖剛來到溪洲的時候，這邊大部分都沒有水，只有少部分地區有池塘，可以引水來種稻子，其他地方只能種一些花生、蕃薯等不需要水、好生養的作物，所以早期溪洲的花生很有名。

後來，林本源家族來這邊看土地，發現到這邊的水源很缺乏，但是有水源的地方種出來的稻米質量很不錯，於是就買下這邊的開墾權，並且跟當時的佃戶一起開了圳溝，方便大家灌溉取水。透過民國 67 年的空拍地圖可以發現到，在藍色的細線部分就是圳溝的位置，但這些圳溝已經不完全是當時的圳溝了。

但就算有這些圳溝，其實溪洲還是缺乏水源，但因為溪洲有大漢溪經過，因此有豐沛的地下水層，先民需要用水的時候，就要開井取水，這時候就需要請祖師爺出馬。」

「請祖師爺出馬？」英卉問道。

「沒錯！」溪洲伯說：「溪洲人如果要開井取水的時候，要先去跟清水祖師請示，然後將清水祖師請到家中大廳供奉，並且用杯子裝飯，上面放一塊豬肉來祭祀祖師公。等到吉日時，會請祖師爺到開井的現場點址，確定開井的地點，然後才能往下挖井；不然這邊挖井很容易碰到大石塊，浪費很多時間。」

「祖師公很靈驗啊！」奚光榮笑著說。

「當然啊！」溪洲伯很嚴肅地說著。

## 石門水庫

這時候李教授接著說：

「提到水，就不能不提石門水庫。在《石門水庫

營運 40 年特刊》提到：水是生活必需的資源，維護人類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台灣地區降雨量豐枯懸殊很大，不論空間、季節以及長期性的雨量分布至為不均，經常發生「水太多導致水災」及「水太少導致旱災」之情形。

所以石門水庫是當時政府非常重要的水資源開發工程，也是當時中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從民國 45 年開始興建石門水庫，直到 53 年完全竣工，是台灣早期重要經濟建設。

設立石門水庫有兩個很重要的目標：一是灌溉防洪，增產糧食與保護下游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二是一方面發電與給水，供應工業與民生水電需求。」

「當初建石門水庫的時候說可以防淹水。」溪洲

伯苦笑地說：「後來讓溪洲淹水的也是石門水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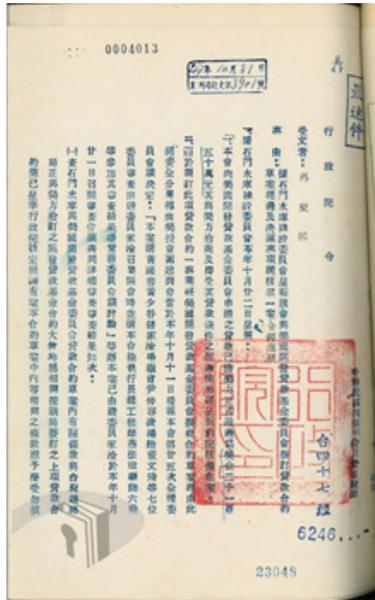
「那當時為什麼要興建石門水庫？」英卉問道。

李教授就回答：「對石門水庫的興建，最關心的人是時任副總統的陳誠先生（在未擔任行政院長之前就積極規劃）。當年他到台灣養病，聽到大嵙崁地方要求蓋石門水庫的聲音：「大嵙崁溪澇旱不均，無法滿足灌溉需求，希望能比照嘉南地區的烏山頭水庫，也在大溪蓋水庫，解決石門地區灌溉和防洪的問題」。這件事陳副總統一直放在心上，在他擔任省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的任上都積極推動、規劃石門水庫，終於在民國 45 年 7 月開始設計施工，民國 52 年 6 月 14 日舉辦竣工典禮。」

「可是，這麼大的工程，當時有能力做好嗎？」  
奚光榮接著問。

「當時石門水庫是一項非常指標的工程，當時臺灣接受美國經濟援助，而石門水庫就是一項備受矚目的工程，結合美國與台灣頂尖的土木工程師建造而成。在現在北水局附近有一條美國路，就是為了感念美國工程師協助石門水庫建造而命名。」李教授說道：「但一項大工程的進行很少是順順利利的，石門水庫興建的八年中也是風風雨雨，設計與施工單位遭遇很多的麻煩與困難，而溪洲居民在這一場歷史性的工程中也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對啊！」溪洲伯也把話接了過去：「溪洲被大漢溪包夾，石門水庫還沒興建前，洪水一來就把溪洲的石壩和攔水圍牆沖毀，居民在洪水過後重



（圖：當時石門水庫建造費用由美國貸款援助之檔案）

新建造石壩和攔水圍牆，下次洪水來又沖毀，於是沖毀重建、再沖毀再重建，居民生活很苦。石門水庫的興建，對溪洲居民而言最大的好處就是有機會不再受洪水的威脅，颱風季來臨時也不用一直提心吊膽。」

溪洲伯說到這邊，停頓了一下後繼續說：「但是

民國 52 年時，就在石門水庫將完工時，葛樂禮颱風的侵襲，重創了整個溪洲，農田被沖毀了百分之七十，沒有任何補助與慰問。另外水庫在試機時，由於發電機發生故障，大水又淹沒了溪洲地區。」

李教授就感嘆地說：「我之前採訪耆老呂清田先生時，他就說：對溪洲人而言，無論古今，水患所帶來的災害，是永遠的噩夢。後來為了確保板新水廠的用水品質，大漢溪兩旁的大溪、龍潭、八德、鶯歌與三峽區域，又被劃為鳶山堰取水口的水源保護區，而溪洲也是其中保護區的範圍，因此也不能過度開發，面對這種情形，溪洲居民只能無語問蒼天。」

「說到淹水，我還記得有一年很嚴重。」溪洲伯說道：「民國 93 年艾利風災，造成桃園縣境嚴重

淹水，你就知道雨量有多大。山上的雨量也一樣很大，所以有很嚴重的土石流，水庫的水位也增高，最後石門水庫決定緊急洩洪，結果卻造成溪洲社區的榮安二村部分建物遭沖毀，房屋全倒的受災戶達 32 戶。」

溪洲伯喝了一口茶後幽幽地說：「我記得榮安二村 256 戶中，有 224 戶經北區水資源局在 95 年完成徵收，但是全毀的 32 戶房舍，因為建築物都被洪水沖走，所以北水局找不到相關資料及法源依據給予補償，拒絕賠償。那些受災戶轉而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國賠，後來判決好像下來了，桃園縣政府不用賠償，那些受災戶都氣死了。」

李教授接著說：「台灣早期以農立國，溪洲得天獨厚水源充沛，在水庫未興建前，百姓自力開闢水渠，從今日後池堰的地方開始，一直到各家農

田前再分成小灌溉溝。水量的多寡都是以各家耕作面積為基準，遇颱風沖毀時，各家都會依田地大小分長短來修復水渠，很少發生搶水或水不足的情形，因此農作收成都足以溫飽。水庫蓋好後，水量大小由水資局調控，再加上後池堰的分水口多年未清淤，阻塞水流。溪洲居民從看天用水，變成了看人面用水。」

「唉！」英卉嘆了一口氣說道：「這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解。」

「不過，石門水庫在蓋的時候，也提供了溪洲居民一些工作機會。」溪洲伯說道：「雖然當時使用機器、炸藥開挖，但是需要人力的地方仍然很多，所以溪洲一些年輕的居民就跑去那邊工作。我有一個厝邊超哥就有在那邊管過倉庫，當完兵後也沒有繼續在水庫那邊工作，跑去開公路局。」

但有些人就沒那麼幸運，在工程進行中，也有一些人因為工安事故，犧牲了性命，地方長輩提起這些事就不勝唏噓。」

「但最痛苦的應該是那些『庫底』的居民。」李教授說道。

「庫底？」英卉問：「什麼是庫底？」

「所謂『庫底』就是指水庫底，也就是那些要被水庫淹沒的徵收戶，這時候政府用『以地易地』的方式來徵收，結果置換的地點在觀音鄉草漯村，先不說當年草漯海邊仍未開發一片荒蕪，光是『讓山區的居民移居到海邊』這一點來說，就讓人很難適應，不管是生活習慣或耕種方式完全不同，海風冽冽讓早已習慣徐徐山風的百姓，無法在草漯住下去，所以有許多人又搬回來，再苦也要想

辦法回到山區。」溪洲伯說道。

「水庫興建後，水流全部流經現在的大漢溪，舊大漢溪的溪水慢慢枯竭，居民於是堵水攔沙，或是利用洗煤後的泥水填河床，開墾新生地，大家以石堤或蘆葦劃界，有多少人力就圍多少地，全盛時期溪洲的水稻田有 60 甲。」李教授說到：「那時候就像早期先民來台圈選無主土地一樣，拼命佔地，但最後還是一場空。」

## 沈澱池

「怎麼說？」奚光榮好奇地問。

「因為石門水庫淤泥太多啦！」溪洲伯說道：「為了要清除水庫的淤泥，所以北水局在溪洲地區的河川新生地規劃了 13 口沉澱池，從 71 ~ 72 年開始徵收土地。每甲農地以 30 萬元徵收，若是山

坡地、丘陵地上面有種竹子或樹木的（多是因應礦坑需求種的相思樹）每株 30 元；雖然這些土地又沒了，但也讓地方上的農民發了一筆小財。」

「阿爸當時有去圈地嗎？」奚光榮賊笑地問。

「那時候我還很年輕，當時也在外面工作，所以沒有。」溪洲伯說道：「但後來沉澱池工程在進行時，我剛好回溪洲幫阿爸種田，那時候溪洲很可怕啊！大概有 5 ~ 6 年的時間。砂石車出出入入，轟隆、轟隆四處亂行，不只灰塵亂飛，還讓我們這些溪洲居民很不安，在生活上很大的威脅。這不只是出入不方便，連走在路上都很不安全，可是相關單位完全漠視這種情形。直到媒體來這邊採訪，民意代表帶著社區人士抗議露面，才有人注意、關心到溪洲這些人的權益。」

「但沈澱池依舊無法解決問題。」李教授說道：  
「沉澱池蓋好之後，由於石門水庫上游開發太快，  
水土完全被破壞，導致大量泥沙流入水庫中，於是又蓋了攔沙壩；沒想到這些攔沙壩也幾乎失效。」

「水庫日夜抽砂的結果是：沉澱池的砂石車每天跑個不停。」溪洲伯感嘆地說：「加上 13 口沉澱池幾乎將溪洲社區完全圍住，與外界隔絕，各項公設都沒有，生活機能又差，於是年輕人口大量向外移，村中僅存老人、小孩。也因為這樣，溪洲地價、房價也一直低迷不振。惡性循環下，全村僅剩七百多人，其中還有許多為了領老農津貼，戶籍不願遷出的人，所以實際人口就更少了。」

「但這種情形已經有大幅改善了」溪洲伯接著說：  
「水利署及水資局開始重視我們溪洲居民的觀感，

願意聆聽溪洲居民的心聲。所以展開許多敦親睦鄰的工作，像是定時修整道路、軟化沉澱池圍籬、給予回饋金、建立砂石車專用道路等，還有規劃沉澱池一、二池為生態公園及綠地，做為地方上活動及觀光使用。」

「雖然這些工作做很多啦！」溪洲伯無奈地說：「居民們還是有很多抱怨啊！雖然水利署及水資局一直釋放善意，我們也要給予肯定啦！但如果能將沉澱池完全撤離、停用，溪洲人將更高興、更感激也會更有發展。」

「也是！」英卉說：「沈澱池就類似過去的大漢溪啊！切斷溪洲跟外界的聯繫。」

「嘿啊！」溪洲伯嘆了口氣說道。

「不過，在石門水庫還未興建時，這邊有些奇妙

的故事，剛好今天你們在，我就跟你們說一說。」  
感覺溪洲伯興致來了，想要說更多的故事。

「我第一個要說的是『觀世音菩薩圖騰』的神蹟故事。」溪洲伯微笑著說：「當時的大漢溪岸，一邊是直的，一邊是斜的，石壁上有一尊天然的觀世音菩薩圖騰，是當地人的精神指標。溪洲廟（福山巖）慶典時，會到這裡請觀世音菩薩做客，活動結束後，再送觀世音回到原處。在鑼鼓與鞭炮聲中，請神與送神的場面，還很熱鬧呢！早期有人在石壁上搭一座藤架，讓信徒們攀爬藤架上去祭拜。日據時代，日本人擔心民眾攀爬藤架時會發生意外，用武士刀把藤架砍斷了。曾經尾隨人群到這裡請過神的呂廣志先生說，民國 51 年當兵回來後，聽說被觀世音菩薩像被鑿走了。至於是誰鑿走，沒有人知道。」

「好可惡！」奚光榮說道：「這樣我們就少了一個景點！」

「對啊！」英卉也氣憤地說。

「另外一個故事是『蟾蜍石』。」溪洲伯說道：「在大漢溪旁隧道下方約 50 公尺左右，有一個天然的蟾蜍石洞。石洞裡有一顆圓形的蛋，石洞寬闊，造形像蟾蜍，吸引許多人前往觀賞。水位低時，蟾蜍石洞會浮出水面，張開嘴巴（洞口）處約可容納 10 ~ 20 人。據說晚上在蟾蜍石洞睡覺，不會受到蚊子的騷擾，所以經常有看守工寮的工人到此過夜。耆老謝余有說她十歲時曾經目睹一個疑似神仙的人，出現在蟾蜍洞。前一分鐘看到人還在洞下的石頭上，後一分鐘卻已經在洞上的岩石上看到那個人，上下落差十幾丈，而且石壁陡峭光滑，如果不是仙人，怎麼可能做得到？很可

惜的是蟾蜍洞在興建石門水庫時被炸毀了。」

「今天溪洲伯心情好講了兩個故事，那我也來說說竹排仔的故事吧！」李教授笑著說道：「石門水庫興建以前，當大水過後，有些水性好的人會被僱去山上砍伐木材與桂竹，再從山上把木材與桂竹順流而下。放流的人以河岸或山洞為家，吃自己帶的飯糰、野菜或從大漢溪撈起的魚。因為放流需要技術，工作雖然辛苦，收入卻相當豐厚。當時，砍下來的木頭要風乾，截成一段段的才能放流。木材放流的速度緩慢，放流時，人不需要站在木頭上，只需沿著溪流河床而下。」

「但放流桂竹就沒那麼單純了。」李教授說：「工人先把砍下來的竹子滑到河邊，捆起來後放流，此時需要兩個人各自站在竹子上的頭尾兩端，掌控流向，否則竹子兩端細尖，可能會插到河床或

山壁。曾經有人因為水太大，無法控制竹排，差點淹死。」

「我聽耆老呂清田先生說，這些人很厲害，雖然放流的木材和桂竹雖然很多，但放流的人絕對不會搞錯自己的『貨』。這是因為他們因為木材與整捆的桂竹都會綁上月桃葉搓揉而成的繩索，然後在繩索上用鮮豔的染料，這些染料都是天然原料，因為在那時代沒有油漆。當這些『貨』漆上代表個人的色彩，這樣就不會弄錯了！」

「好聰明！」奚光榮驚訝地說道。

「當然！這是他們的生計啊！」英卉笑著說。

李教授嘆了口氣說：「石門水庫從 45 年興建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人事已皆非，地形、地貌也完全改觀，但是溪洲人的生活、生存、生命還

是與它息息相關，禍福與共。人生有幾個 50 年，再 50 年後，現今年輕的一輩，擁有的會是什麼呢？我想我可能這輩子都不知道了！」

## 葛樂禮

「對了！」英卉突然想到一件事：「剛剛有提到艾利颱風，這個我很清楚。但剛剛有提到另外一個葛樂禮颱風，那是怎麼回事？」

「這也是一個悲慘的故事。」李教授說道：「葛樂禮颱風過境，摧毀了許多人的希望。1963 年 9 月 11 日，葛樂禮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台灣北部侵襲，也就是俗稱的『西北颱』，北部居民覺得西北颱很可怕，也是因為葛樂禮颱風所留下來的深刻印象。」

李教授一邊喝茶一邊說：「雖然當時石門水庫已

經大致完成，但是後池堰的溪洲大橋東岸尚未完成。為了保護水庫安全，在來不及預警的情況下，水庫進行大洩洪，卻沒想到這一洩洪就釀成了許多的災難。」

「首先是溪洲。洩洪讓原本已經淹水的溪洲地區，淹得更加厲害，水位愈來愈高，成為水鄉澤國。低窪地區的前兩排房子早就被大水沖走，一頭頭的豬、牛、雞浮在水面上，傢俱也被沖走了，已收成稻穀和即將收割的稻作都流失了。」

「不過，這次颱風證明祖師公很靈感！」溪洲伯很虔誠地說：「我聽阿爸說那時候颱風水淹溪洲時，滾滾溪水沖向溪洲廟，衝開了廟門，當時的水勢幾乎超過了祖師公的神桌，但清水祖師依然無恙。」

「但淹水還是讓溪洲重創。」李教授接著說：「當時許多溪洲人在一片驚慌中，紛紛爬上樹避難，當時有一位懷有七個多月身孕的婦人，在無人協助下，只有靠自己抓著小女兒往高處跑，全村老老少少哭喊成一團。雖然已經過了將近 50 年，這場巨大風災恐怖的場景，老一輩的人想起仍然心有餘悸！這次大水，差點使溪洲再次遭到滅村之痛。」

「除了溪洲之外，第二個遭殃的就是數十里外的浮洲。」李教授嘆了口氣：「你們知道大觀拆遷案嗎？」

「這我知道！」英卉說：「就是國防部要收回板橋大觀那邊的土地，結果引起許多紛爭。」

「那個眷村的問題源頭也是葛樂禮。」李教授說：

「當時候颱風的大水不只肆虐溪洲，還挾帶大量土石往下游走，沖毀了當時建造在浮洲的婦聯一村與二村，結果無家可歸的眷村居民，一部分被遷往內湖、中和或永和，有些則繼續在原地生活，之後才發現到這邊是國防部的地，於是引起許多糾紛。」

「第三個受到影響的就是三重跟蘆洲，那時候他們也淹得很嚴重，一直到疏洪道做起來後，他們那邊才沒有繼續淹水。」

李教授說完後，英卉就接著說：「石門水庫、葛樂禮，不只改變了溪洲的命運，也改變了下游許多地方的命運。」

「這或許是溪洲的磨難吧！」溪洲伯喝了口茶說道。

「對了！等一下我們要出去走走。」奚光榮對英  
卉說：「所以先休息一下，半小時後出發。」

# 《參考資料》

石門水庫營運 40 周年特刊

看不見的推手－美援與臺灣經濟發展

[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Images/93/  
search.html#](https://www.archives.gov.tw/alohaImages/93/search.html#)

桃園「美國路」鄭文燦：感恩美國工程師協助興  
建石門水庫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14/1513241.  
htm](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814/1513241.htm)

水庫洩洪掏地基 榮安二村 4 棟倒塌

<https://news.tvbs.com.tw/other/479109>

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重上國字第 7 號民事判決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ro=5&q=a25cc9adff06a832236b038f25ff63e1&sort=DS&ot=in>

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1326 號民事裁定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ro=4&q=a25cc9adff06a832236b038f25ff63e1&sort=DS&ot=in>

超級強烈颱風葛樂禮 (1963 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9%A3%8E%E5%A7%AC%E7%BD%97%E8%8E%89%E4%BA%9A\\_\(1963%E5%B9%B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9%A3%8E%E5%A7%AC%E7%BD%97%E8%8E%89%E4%BA%9A_(1963%E5%B9%B4))

大觀社區迫遷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7%80%E7%A4%BE%E5%8D%80%E8%BF%AB%E9%81%B7%E4%BA%8B%E4%BB%B6>

# 《歷史傷痕》

溪洲曾經是被遺忘的地方，但溪洲下面卻藏有好的砂石，於是就有不肖業者開始盜採砂石。在溪洲挖出一道傷痕，然後再往傷口灑上廢棄物。溪洲協會為了祖先的土地、子孫的歸宿，於是重新整理了被破壞的地方，並且保育了螢火蟲，打造自然生態的螢光蝶舞。

## 採石

半小時後，英卉跟著奚光榮、溪洲伯、李教授沿著福山一路往大漢溪的方向走，李教授一邊走一邊說：「之前光榮應該有跟你說過，大漢溪因為河川改道，加上新店溪的向源侵蝕，所以大漢溪從石門山轉了 90 度，河水由原本湍急的中上游，進入地勢較為和緩的平原，流動速度也因此慢了

下來，這時候原本河流中較大的砂石，就會因為流速下降而逐漸沈積下來，因此大漢溪沿岸的土地幾乎都是砂石為主。」

「溪洲也是。」奚光榮接著說：「之前我們都說這邊的地不好，除了水之外，就是土的問題，因為這邊下面都是砂石，所以部分地方的土壤就比較不肥沃，尤其是接近河川的邊緣，通常都是旱田。」

「嗯。」英卉問道：「但這跟我們今天要說的事情有關係嗎？」

「當然有！」奚光榮說。

李教授笑著說：「妳要知道，民國六十幾年那時候，正是經濟起飛的年代。經濟起飛，就代表建設也多；建設多，那用的砂石還會少嗎？」

「也是。」英卉說道。

「根據《大溪鎮志》記載，民國 65 年的時候，大漢溪沿岸的砂石場就有 7 間，還不包括那些私底下經營的砂石業者。」李教授說到：「所以有一陣子大溪這邊都是砂石車業者盜採砂石，而溪洲也不例外。當時這邊有很多砂石業者趁亂進入溪洲，開始亂挖溪洲的砂石，導致溪洲很多地方坑坑巴巴、千瘡百孔。」

「嘿呀！」聽到這邊溪洲伯就接話了：「把溪洲挖得亂七八糟就算了，還二次利用，把那些廢棄物、垃圾都丟到這邊來，金失德！」

「亂丟廢棄物？」英卉問。

「先問一句，妳知道砂石有多好賺嗎？」李教授問。

「不知道！」

「先不說砂石業者，光是載運砂石的砂石車，在民國 80 幾年時，一次的車資是 2000 元，也就是載砂石到工地就 2000 元，如果你願意幫工地載走廢棄物，那也是 2000 元，一天起碼可以跑兩趟，也就是說當時砂石車司機一天的工資是 4000 起跳。」

「哇！」英卉有點嚇到：「一個月不就是 10 萬以上！」

「對啊！這是二、三十年前的工資。」李教授說：「至於廢棄物，當時又沒有相關法令，就算有也很難抓到違規。所以只要有坑、有洞的地方，甚至是山谷，都有亂丟廢棄物的蹤跡。」

「那溪洲這邊……。」

「當然也不例外。」李教授說：「這邊被挖空的砂石地基，就被填入大量的廢棄物。根據溪洲環境保育人士廖宜傑先生的說法，就是你家裡用的、家裡沒用的、醫院用的，都可以在這邊找得到。」

「也太誇張。」

「溪洲觀光發展協會總幹事呂銘珠就稱之為『歷史的傷口』。」李教授無奈地說：「我覺得這形容蠻貼切的，很痛的傷口。」

「嘿呀！」奚光榮接著說：「錢也花得很痛！」

「為什麼？」英卉問。

「處理這些廢棄物也是要花錢的啊！」李教授說：「載過來的時候一車好幾噸 2000 元，但是我們當時處理起來，就是三、五倍的價錢。」

「難怪溪洲伯會罵他們『失德』！」英卉說。

## 涇地

他們說話的這一會，已經來到福山一路底了，一行人往右拐了進去，繼續往前走，沒過多久就來到一個竹子搭建的棚子，於是一行人就在這邊稍事休息。

「當時協助清運這些廢棄物的就是溪洲觀光發展協會，除了申請政府補助之外，協會自己也花了很多錢。」李教授坐下來沒多久就開始說：「那時候這地方很荒涼，沒有人來，加上這邊原本就接近河道，所以風勢也就比較大，給人陰森的感覺，連我們自己溪洲人都不願意來這邊。」

「後來啊！」溪洲伯說：「我們溪洲人決定要把這些廢棄物清走，剛剛李教授有說，花了很多錢

啊！但還是沒有辦法清完，下面還有很多，但協會已經沒有錢了。」

「那怎麼辦？」

「涼拌炒雞蛋啊！」奚光榮笑著說：「後來協會只好忍痛不再繼續清理，而是採用專家的建議，用帆布鋪在這些廢棄物上，然後做了一些小工程，讓這邊變成一個小埤塘，然後綠化、美化這邊的環境，經由一年又一年的努力，才有這片美麗的溼地，所以溪洲人自己都很保護這塊溼地，因為這是他們努力的心血，才讓這片原本的傷疤，轉化成美麗的生態溼地。」

「真的很不簡單啊！」英卉說：「這得多大的決心跟努力啊！」

「沒辦法啊！」溪洲伯說：「在業者眼中，溪洲

就是一塊肥肉，讓他們賺大錢；但在我們溪洲人眼中，這就是故鄉、就是家園。你能不愛自己的家鄉、不愛自己的家園嗎？只有不愛，才會把它當作是賺大錢的工具。但是土地，就是土地，你給它多少關懷，它就給你多少資源。」

「真的！」英卉說：「阿北你說得太好了！」

「就像我爸說的，土地就是土地，給它多少關懷，就給你多少資源、多少驚豔。」奚光榮說：「當初在處理溼地的時候，雖然有看到螢火蟲，但數量非常稀少；但溼地處理好之後，環境改變後，螢火蟲數量也變多了，而且也有紫斑蝶出現，原本一個廢棄掩埋處，現在成為生態教育的基地。」

「這邊有螢火蟲！」英卉驚訝地說：「我以為要很深山才会有。」

「嘿！」奚光榮笑著說：「每年四月到七月，這邊都有螢火蟲在交配，所以那時候是最容易觀賞螢火蟲的時候，你明年來就可以看到啦！」

「那我一定要來。」

「我們這邊繞一圈之後就回去咖啡廳。」奚光榮笑著說：「我又找了兩個人來分享這邊的故事。」

## 螢光蝶舞

一行人回到咖啡廳後，發現咖啡廳內已經有兩個人坐在那邊等了，一個中年男士，體型偏瘦；另一位滿頭白髮的女士，氣色飽滿，笑容親切。

「傑哥！校長！」奚光榮看到兩人後，熱情地打招呼，然後就對英卉說：「這位是廖宜傑，妳可以叫他傑哥，他是溪洲這邊的生態保育專家，對螢火蟲的保育非常用心；另一位是呂銘珠，曾經

擔任內柵國小的校長，所以我們都叫她校長，現在是溪洲觀光協會的總幹事。」

「傑哥您好！校長您好！」英卉分別打了招呼。

「傑哥、校長，這位是要幫我們溪洲做記錄的專家，也是台北知名出版社的主編黎英卉黎小姐。」

「黎小姐好！」校長跟傑哥也跟英卉打招呼。

「我請傑哥來跟你說明一下，到底溪洲的螢火蟲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好喔！」

一群人就坐後，傑哥就開始講解螢火蟲的故事：

「這世界上的螢火蟲有很多不同品種，但總歸可以分成三種：水生、半水生跟陸生。水生螢火蟲顧名思義，就是螢火蟲的幼蟲需要生活在有水的

地方，例如水質清澈的溪流或湖泊。水生螢火蟲有黃緣螢、邊褐端黑螢。半水生螢火蟲代表幼蟲可以生活在清澈溪水所流過的周圍泥土或岩壁，這類的螢火蟲只有紅翅螢，紅翅螢的幼蟲有群居現象，有時會有數百隻共同生活在潮濕岩壁上。

最後一種螢火蟲為陸生螢火蟲，這類型的幼蟲棲息在陰涼、地面略微濕、山區的落葉或小草。大多數的螢火蟲都屬於陸生，包括：臺灣窗螢、紅胸黑翅螢、黑翅螢等，都屬於陸生的螢火蟲。

而在溪洲，除了半水生的螢火蟲看不到之外，水生與陸生螢火蟲都是溪洲的寶貝，而且大概是少數可以同時看到水生與陸生螢火蟲的地方。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說溼地是生態保育基地，原因也在這。除了是因為我們重新將廢墟轉變成為生態溼地外，更重要的是我們保育了珍貴的螢火蟲，而

且還是水生與陸生都有的地點。曾經有專家來說，以溪洲的海拔高度，能夠同時保育這兩種螢火蟲，是很特別的！

另外，當時因緣際會之下，誤種了光冠水菊，這在生態上並不是這麼好的水生植物，因為是屬於外來種，會擠壓本土水生植物的生態環境，但因為這類型的植物是斑蝶的最愛，吸引了一大票的斑蝶在此地棲息。所以，如果是七月時候，就會有大批的斑蝶在這邊聚集，非常美麗。

也因為有螢火蟲跟斑蝶，所以當初在幫溼地命名的時候，『螢光碟舞綠溼地』就這樣被選上了。」

「我覺得這個名字很好聽，而且很貼切！」英卉說。

「可不是嘛！」奚光榮說：「溼地多美啊！」

「但這也造成很多問題。」傑哥說：「每年的四月到六月，我都要去那邊巡田水。」

「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會看到螢火蟲，這是他們在交配的時期。但很多人開車進去、騎車進去，進去之後開手電筒，這些都會破壞螢火蟲交配的狀態。」傑哥說：「將心比心，大部分人類也怕行房的時候被看到，人家螢火蟲也是啊！一旦交配狀態被破壞，就有可能影響來年螢火蟲的數量。但很多人都沒有被好好教育，任意地闖入溼地，影響生態。」

「原來如此。」英卉說：「其實我之前也做過這種事情，以後不會了。」

「很多人都覺得，為什麼溼地要管制，特別是在

螢火蟲季的時候。」傑哥無奈地說：「沒辦法啊！白目的人太多了，還有攝影人員給我開閃光燈，是要嚇死那些螢火蟲嗎？牠們真的不想體會被『抓姦』的感覺好嗎？」

「哈哈！」英卉笑著說：「但那麼暗怎麼看得到路啊！」

「其實，夏天的夜裡，月光是非常清楚的。」傑哥說：「但是都市人都被養壞了，所以利用月光的能力就下降了。到了溼地，當你視覺適應了環境之後，卉發現到自己是可以用透過微弱的月光，看到附近的路。而且觀賞完螢火蟲後，可以沿著福山一路，一邊走回來一邊看著天上的星星，會給人愜意的感覺。」

「這讓我想到杜牧的詩：『銀燭秋光冷畫屏，輕

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你所形容的場景，就是古人所描繪的意境。」英卉說：「我明年一定要來看！」

「我會通知英卉姐的！」奚光榮笑著說。

（英卉已經放棄糾正奚光榮了。）

「好了！」李教授說：「等一下換聽校長講古。」

突然被 cue 到的校長笑著說：「也沒有講古啦，就是說說我最近採訪耆老的感謝。」

「那我先去幫大家泡咖啡！」奚光榮說。

「我要茶」李教授說。

「我也要茶。」溪洲伯也附議。

「那就三杯咖啡、三杯茶。」

# 《參考資料》

參考資料：

大溪鎮志【經濟篇】249 頁～ 251 頁

【昆蟲】螢火蟲介紹

<https://hiking.biji.co/index.php?q=news&act=info&id=13394>

# 《歹命練就豁達》

溪洲人命運多舛，但這樣的歹命，卻沒有擊倒溪洲人，而是經由一次又一次的事件，重新看見不同溪洲風貌。歹命練就豁達，並且希望透自身努力，看見一個新溪洲。

## 歹命的溪洲人

該上廁所的、該放鬆放鬆的時間結束後，六個人圍著桌子坐了下來。這時候李教授開口說了：「今天找校長來分享，是因為她最近一直跟耆老們接觸、採訪，有一些故事跟心得，我想可以跟英卉分享一下。」

「那就換我獻寶了！」校長接著說：「我最近採訪的心得，其中一個是溪洲人歹命，溪洲女人更

歹命。」

於是校長就開始說：

「日本時代空襲的時候，男生可以輕易地躲進防空洞，但女生或是跑得比較慢的人，就只好躲在竹林裡面，但竹林不比防空洞，只要移動就會被看到，也沒蛇什麼安全保障。而且溪洲的女人嫁人後，一邊要務農、帶小孩，有時候還要去去找零工做，當時最好的工作機會就是煤礦，所以年輕時有在碳礦附近工作過，做一些周邊的工作。但當時負責周圍工作的工頭並不老實，有時候會惡意拖欠工人薪資，但不去就領不到錢，所以經常被凹白工。

而且，過去溪洲的產業還是以務農為主，有時候家裡的男人出外工作賺錢，女人就需要擔起一家

責任，下田、養小孩、侍奉公婆等，後來農業又沒落了，只好找尋其他的出路，其中有一位就開始在台 4 線上開始賣檳榔。

我越採訪這些人，越覺得溪洲的長輩心中有怨，怨溪洲不是一個發達的地方、怨自己沒有什麼學歷、怨自己沒有辦法出外、怨自己只能困守溪洲、怨年輕人都不願意聽自己說話，但長輩們一邊怨，一邊也想辦法找出路。

當時那位長輩是這樣說的：歹命啊！所以什麼都做，只要能活下去，什麼都做！

我也曾經採訪一位文史工作者，提到溪洲時，他就說：溪洲很苦命。溪洲沒有大溪其他地方的光鮮亮麗，但卻承受了水災、耕地貧瘠、高山番出草等狀況，卻還能這樣延續了一、兩百年，真的

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英卉嘆了口氣說道：「但這樣的歹命，真的到頭了嗎？」

「並沒有！」校長說：「但溪洲人能在旱地開出良田，能在絕境中生存，就有能力度過一次又一次的難關。」

## 新溪洲、興溪洲

校長喝了一口茶後，又繼續說：

「雖然溪洲人都說自己歹命，但是面對生活，他們也從來不服輸。而是用豁達的態度來面對，從清代的圳溝開鑿到後來面對水患的抗壓能力，從石門水庫、台4線與沈澱池開闢，導致溪洲與世隔絕，到最後溼地的整治，在在都說明雖然溪洲命運多舛，但是溪洲人對自己的故鄉，仍是充滿

著愛與感恩。

所以，即便是身處逆境，也能結出勇敢的穗實。」

「那溪洲未來想要怎麼發展呢？」英卉好奇地問。

「未來當然是年輕人的，不然光榮在這邊幹嘛！」

校長笑著說：

「至於未來，我們的想法是：讓溪洲重新被看見。包括螢火蟲、包括石門水庫的影響、包括福山巖清水祖師，我們都要讓更多人看見，並且願意尊重溪洲的環境。

先拿螢火蟲來說，就像剛剛阿傑說的，溪洲的螢火蟲很有特色，是少數可以同時看到水生跟陸生螢火蟲的地點，但是這樣的好地方，我們不可能一下子讓很多人來，但也要讓更多人知道，這時候就需要觀光客尊重這邊的生態環境，不要讓生

態過度負荷。

再來是清水祖師，不管是在大溪或是整個桃園，福山巖清水祖師的祭祀都是非常特殊，甚至可以說，整個桃園幾乎沒有百年以上的清水祖師廟，除了福山巖外。所以，如果可以的話，福山巖應該可以代表桃園的清水祖師跟三峽祖師廟建立關連性，畢竟大溪一直跟三峽都有關係。

最後，就是石門水庫。雖然來石門水庫的人不像以前這麼多，但是溪洲這半世紀以來的歷史，也就是石門水庫的歷史；早期的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稱為石門水庫管理局，而溪洲有很多地區已經被北水局徵收，這都是一次又一次水患的結果；所以石門水庫的歷史中，就有著溪洲的血淚，我們看到石門水苦的美好時，往往都忘了，這些美好都是溪洲人犧牲生命財產所換來。」

「是耶！」英卉說：「石門水庫、沈澱池，都是如此。」

「最近在十二池那邊要做排沙隧道，這到底對溪洲是好、還是不好，我們真的不知道。」

「但是，活著就有新希望。」奚光榮笑著說。

「嗯。」英卉說：「或許，新的溪洲，就是興起的溪洲。」

「承妳貴言！」校長笑著說：「大概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溪洲，李教授、溪洲伯也都說了很多，不知道妳有什麼想法呢？」

「我來溪洲是個意外。」英卉微笑著說：「當時我很累，希望找一個地方休息一下再上路，但莫名地就有一個聲音引導我走了進來。」

但我進來之後，發現到速度、步調都緩慢了下來。這幾次我來溪洲，都會感覺到自己回到心靈故鄉的感覺，慢步調、不需要為了誰而做事，包括我來採訪都是自願幫忙。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地方！」

「妳這句話我也聽一個老師說過。」校長接著說：「有學者來了之後，就對我們說：溪洲是一個好所在！或許溪洲給不了這邊的居民大富大貴，但是卻給了我們用錢買不到的事物。」

「好了！」李教授微笑說：「一切都麻煩英卉了！」

「不麻煩！」英卉說：「比起給予的，我收到的更多。」

